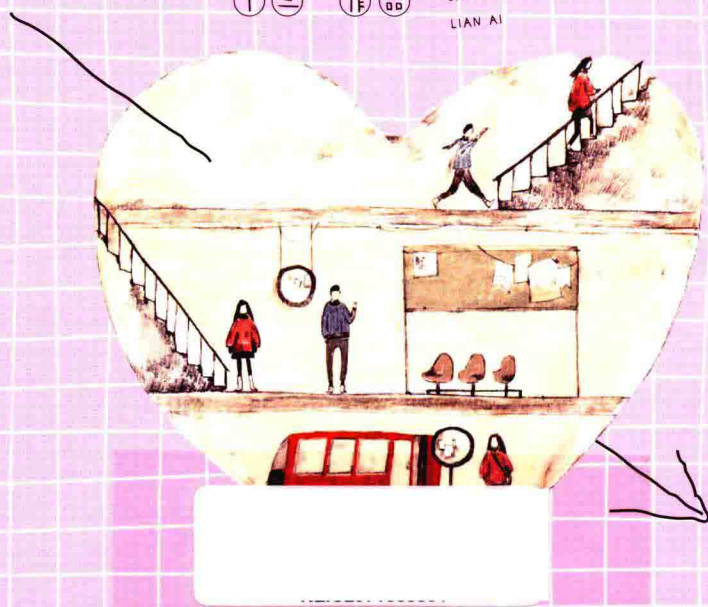


一场 说走就走的 心的心的 恋爱

YI CHANG
SHUO ZOU XIN
JIU ZOU XIN DE
LIAN AI

十三 作品



失眠 暴食

泪如更年期盗汗的

豆瓣犀利女神十三“一开始我是拒绝的”爱情故事

失恋者七 白小

揣着相信真爱的小清新之心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谁能像一缕阳光一样拯救她
水深火热的生活

豆瓣阅读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一场
说走心
就走心的
恋爱



①③

④⑤

YI CHANG
SHUO ZOU XIN
JIU ZOU XIN DE
LIAN A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场说走心就走心的恋爱 / 十三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113-5964-3

I. ①一… II. ①十…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8525号

一场说走心就走心的恋爱

著 者: 十 三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茆 霓

装帧设计: 粉粉猫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300 千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5964-3

定 价: 32.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1
第三章.....	041
第四章.....	063
第五章.....	083
第六章.....	105
第七章.....	135
第八章.....	159
第九章.....	187
第十章.....	219
第十一章.....	247

第

一

章



白小七具备失恋者的一切症状：失眠、暴食与毫无食欲交替出现，眼泪像更年期盗汗，毫无预兆就涌出来。在质量欠佳、数量也很有限的睡眠里，她最常做的梦是薛立平拉着她沿着陡峭的岩壁一路狂奔，突然，他松开了手……白小七忽地从踩空的失重中惊醒过来，一头一脸分不清是汗是泪。

两人最后一次一起吃饭，又谈到结婚的计划，薛立平再次一言不发，仰在沙发靠背上，抱紧双臂。这一次，白小七倒有点释然了，既然已经等了四年，又何必在乎这最后几分钟。

与往常的每一次一样，她没有等来任何答案，于是叫服务员埋单打包，穿好外套，拿起包，把自己打理得整整齐齐，一回身，走了。

薛立平一双细眼睛睁得老大，像孽子习惯了母亲的娇惯，不相信她有一天也会忍无可忍，一巴掌把他逐出家门。

白小七推开火锅店沉重的大门，走进这一晚的漫天大雪中。

车窗外的雪片比白小七打包的羊肉片还大，扑啦啦撞在挡风玻璃上，悲壮得像是要杀身成仁。车流前进得很慢，雪花把车大灯的光截得一跳一跳的。白小七的眼泪流下来，被燥热的暖风吹干，又流下来，又吹干。

白小七家在城郊有一处闲宅，因为采光不好，天儿一冷更少过去住了。白小七径自开车去了那儿。走进厨房，烧一锅水，把打包的刀削面、羊肉、虾滑和蔬菜陆续倒进去。面汤的蒸汽把脸和手都熏得滑腻腻的，指尖恨不能滴下水来。窗外砰一声炸响，是贪玩的小孩在偷放爆竹。

白小七伸手抹一下雾蒙蒙的窗玻璃，对面楼不少人家已经挂上了灯笼，映得她一张脸红彤彤的。

要不是赵佳薇打电话来约吃饭，白小七绝不会出关。

佳薇的高跟鞋嗒嗒踏过大理石地砖，一路吸睛无数，活脱脱把白小七衬成了不修边幅的师奶。

“差不多行了白编辑，不就是失个恋嘛，至于头不梳脸不洗报复社会吗？”

白小七也觉着自己太寒碜，抻抻毛衣下摆，拢拢头发。

佳薇又问：“看你这捂得快发芽的样儿，给自己放失恋假了吧？”

白小七白了佳薇一眼，说主编出差了，杂志社全员进入春节前的冬眠模式。白小七在时尚杂志当编辑，负责情感类版面。

“你们爽啊，隔三岔五还能歇歇，哪像我们没个消停时候。”

当年新闻系分配寝室多出赵佳薇这个单数，安排在白小七所在的中文系寝室。佳薇容貌出众，眼睛长在天灵盖上，从没把几个室友放在眼里。

一次大考之前，大家都忙着去自习，只有白小七看佳薇还躺在床上，觉察出不对，问她怎么了。

“我没事。”佳薇烧得满脸通红也没半句软话。

白小七不理她那一套，从自己床上抱了被子给她盖上，掖好被角，又拿来一片药和一大饭盒热水。佳薇说吃了药会困，明天考英语，她还没复习完。白小七说，巧了，中文系也考英语，她们可以一起复习，保证不犯困。好说歹说，佳薇总算把药吃了。

一层楼的人都去自习了，寝室里很安静，两人一问一答，效率挺高。快到午饭时间，白小七去食堂打了一碗白粥，粥里卧着荷包蛋。看着佳薇吃完，白小七又拿了饭盒去洗。佳薇在身后叫她：“白小七……”

“啊？”

“你……下午还能陪我吗？”

“当然啦。在寝室复习多好啊，又宽敞又安静。”

第二天佳薇才知道，中文系考的其实是文学史，可白小七愣是陪她复习了一天英语。她自此跟白小七形影不离。毕业前，听说白小七已经签了家乡城市的杂志社，佳薇直接把简历投到了同一城市的晚报。“有白小七的地方怎么能没有赵佳薇呢！”

在晚报文化版做记者的佳薇比白小七嗅觉灵敏：“市公园每星期六都有相亲大会，特别火，我想做个专题。怎么样，周末一起去看看？”

对于还在失恋中的白小七，“相亲”两个字无疑格外刺耳，但佳薇不给她机会伤春悲秋：“下午会展中心有个艺术展，我约了采访，先走了……星期六下午市公园，你开车过来接我！”

没等白小七回答，佳薇已经一路踢踢踏踏走了。

星期六下午，白小七接了佳薇去市公园，问起那天的艺术展怎么样，佳薇笑而不答。

“赵佳薇，你有情况吧？”

“被你猜着了。”

白小七乐得不绕弯子：“说吧。”

“你知道刘培林吗？”

“当然。画家从商，现在都叫刘总了。在城郊有个loft，画室兼文化公司，结婚三次，离婚三次。跟第二个妻子有个四岁的女儿，由他抚养。钻石王老五，资深浪荡子。女友无数，个个美女……”

“你知道得这么详细，省得我介绍了——就是他。”

“不会吧？！”白小七临到路口才看到红灯，猛一脚刹车，幸亏两个人都系了安全带，不然非在前挡风玻璃上撞破了相不可。

“你这司机什么技术啊，回头就把你炒了！”

“别岔开话题，到底怎么回事？”

“那天采访之后他说时间晚了，开车送我回家，一路上聊得特别投

机，又一起吃了晚饭。他已经决定为我画张画了……”

绿灯亮，白小七狠踩一脚油门冲过去。

不看不知道，原来相亲大会并非大男大女们的盛会——人头攒动不假，可都是帮儿女找对象的大爷大妈。人手一厚沓色彩鲜艳的资料，虔诚地挂在树枝间的红绳上。白小七和赵佳薇这样的女孩儿一出现，家有大男的大爷大妈立马扑上来问长问短，直把儿子的资料往俩人手里塞。

终于挤到一个僻静处坐下。白小七接过刚才的话头，劝佳薇再考虑考虑：“你不是说再也不碰搞艺术的了么？上次跟那个画油画的掰了，你说搞艺术的脑子都被艺术搞了。还有那个自称玩摇滚的，还动手打人……”

“行啦，我知道我的前男友都入不了你的眼。那你解释一下，就薛立平那个活不起的，你为什么跟了他四年……他欠你的钱还了吗？”

“没有。”

薛立平的律师事务所本来应该足够小康，但他这人太凉薄冷傲，又懒懒散散不懂经营。几个合伙人陆续撤资，只剩一个文员叫李美玲的，跟白小七同岁，大概没有更好的去处，前台、会计、秘书、保洁都兼任了。四年来，白小七始终没断了帮薛立平堵窟窿，李美玲的工资几乎都是白小七发的。年底房东要涨房租，薛立平交不起，只好换地儿重起炉灶。薛立平没辙，在白小七这儿拿了两万块钱。

“你能别提薛立平了吗？”

“分手了还不让说！你永远这么惯着男人……”

“行啦！都没关系的人了，提他干吗呀！”

“没关系？我不相信。白小七，你要是真能把薛立平那个渣男忘了，你就……”佳薇指着不远处的相亲大会服务台，“你就去那边，我给你交十块钱，让他们在资料库里找个符合你条件的男的，今晚就见面！”

“去就去！谁怕谁啊！”白小七脸涨得通红，站起来就走。

佳薇掏出十块钱往桌上一拍，把白小七的基本情况和择偶要求一一报上。西装笔挺、一脸青春痘的工作人员立马冲着电脑噼里啪啦一顿敲：

“白小姐，您的条件很好，所以择偶条件相对也要高一些。经过精心筛选，符合您要求的男士有五位，我这就把他们的资料给您打印出来。”

白小七当即被相亲大会的雷厉风行震惊，正想闪人，却听见佳薇在身后嚷嚷：“什么呀，才五个？你们的资源也太少了吧！”

资料打印出来，佳薇一把抢了去，把她认为不靠谱的直接踢出绣球射程。没等白小七看见五位备选真命天子的真容，佳薇已经把唯一一张入得了她法眼的资料拍在桌上。“就这个了——36岁，未婚，做生意的，身高一八零，有房，独居，养一只金毛，业余爱好是玩越野车！”

“好好好，我马上为您联系这位……陈朗先生。”

白小七突然有点紧张——要是对方听了自己的条件觉得不成，给一口回绝了，人可就丢大发了。

“白小姐，我已经把您的联系方式告知陈朗先生了，他稍后会联系您，祝你们相处愉快！”

白小七还在愣神，佳薇一把拽她起来：“靠谱！成了得给我红包啊，我可是大媒人！”

上了车，白小七还懵懵懂的，佳薇挺直脊背靠在座椅背上：“司机，你的大媒人我要逛街去，开车。”

商场里，佳薇拿着一堆衣服进了试衣间，白小七在外面等。

电话响，是陌生号码。白小七接起来：“您好。”

“您好，是白小姐吗？我是陈朗。”

“谁是陈朗？哦哦哦……您好，我是白白白白小七……”白小七恨不能把佳薇从试衣间里拎过来揍一顿。

“白小姐，您今晚有时间一起吃饭吗？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跟客户谈事，所以现在才约您——当然，如果您晚上有事也没关系，别勉强……”

白小七本来想找个借口推托，可这个陈朗的声音听起来太过真诚，她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收了线，她把相亲大会给的资料拿出来看。

照片只有一张：深灰色立领衬衫，黑色工装夹克，牛仔裤，寸头，看得出来是个高个子。不笑，双手松垮垮叉着腰。整个人的气场是强势的，但因为眼角下垂的缘故，又显得蛮温柔。照片的背景是一辆硕大的吉普

车，更远处似乎是沙丘。

佳薇试完衣服，悄悄走到白小七身后：“思春啦？”

“都是你闯的祸！人家给我打电话约吃晚饭，现在怎么办？”

“好事啊！那你答应了吗？”

“废话，要不怎么办？”她把车钥匙递给佳薇，“你把车开回去吧，陈朗说他开车过来。”

商场门口，白小七对着一辆拔地而起的大吉普车，迅速调动肾上腺素，先把包扔上车座，再提一口气，手脚并用，总算是奋力爬了上去。

还在庆幸自己成功着陆没有丢脸，陈朗已经开始了寒暄：“白小姐，资料里说您是厦门大学毕业的。”

“对啊。”

“谈情说爱在厦大啊。”陈朗笑。

“都这么说：穷清华，富北大，吃喝玩乐在浙大，谈情说爱在厦大。”

“说明厦大像你这样的美女多。”

“就因为美女太多了，我这种难看的才剩到现在。”

“哈哈，白小姐好幽默啊！”

“叫我小七就好。”

陈朗说，他在厦门做过几年生意，现在厦门还有房子。他其实很喜欢厦门，回来也是不得已——父亲去世了，母亲虽然身子骨硬朗，到底年纪大了，需要人在身边照顾。

陈朗问她想吃点什么，白小七说天晚了，在附近吃一口就成。她指着路边一个小饭馆：“就这儿吧。”

“太简单了吧？”

“不会。”

两人一起吃了晚饭，陈朗很健谈。论长相，虽然不算客观意义上的帅哥，但魅力独特，像某些以“毒药”做噱头的香水。

“我养了一条狗……你不怕狗吧？”陈朗问。

“对对，你养了一条金毛是吧？资料里写了。”

“对，叫Happy。”

饭后，白小七跟在陈朗的身后走出饭馆，两人的身高差使她的脸正好对着他穿咖啡色粗针毛衣的肩背——他跟薛立平差不多高，但比薛立平健硕得多，上半身是标准的倒三角。跟在这样一个背影身后，让人想把脸靠上去，说说女人的幽怨……室外的冷气呼一下扑过来，把白小七脑中的温存画面吹散了。

又爬上车，陈朗开暖风，开大灯，开座椅加热，接着一只手准备向副驾驶趋近，似乎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规规矩矩放回去。

车到楼前，陈朗把车窗放下一个缝来，看了看楼号：“是这栋？”

白小七已经安全落地：“对。”

进了家门，白爸和白妈都在，电视里是嘈杂喜庆的乐曲：“都要过年了，还加班啊？”

“没有，跟佳薇逛街来着。”

自从跟薛立平分手，白小七总觉得对父母有所亏欠。可感情这回事不仅只能自己认栽，还要殃及他人，但一时间也难有办法来找补，只能维持表面的相安无事。

早早洗漱进了房间，佳薇已经迫不及待地打来电话盘问白小七跟陈朗初次见面的细节。

“人还成，就是破吉普车太大，爬上爬下把我累得半死。”

“哈哈，我都想好了，以后就叫他吉普！你觉得他对你印象怎么样啊？”

白小七想到车上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按钮们和车窗放下的那条缝，觉得有戏，还没等跟佳薇说，手机一响，是陈朗发来的微信——吃饭的时候，他主动要求加了白小七的微信。“非常想跟你交往，你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个人。”

“白小七，你太牛了！”佳薇叫出来，“啊呀，你们要是结婚了，必须给我包个大红包啊！”

佳薇话音未落，又是一条。“明天下班有时间吗？到我办公室坐坐，然后一起吃晚饭，可以吗？”

“吉普挺靠谱啊！这么快就邀请你去做老板娘了？”佳薇被成人之美的喜悦彻底击中，“唉，以后你跟大吉普双宿双栖了，我就落单啦。”

“哪能，你不是有刘总了吗？”白小七也想开了——给朋友的感情建议只能点到即止，不好横加干涉。再说赵佳薇想做的事，拦也是白拦。佳薇又提出新问题：“对了，你有吉普了，你家巨蟹君怎么办？”

巨蟹是白小七的同事，本名王早。两人前后脚进的杂志社，感情好得很，好到社里人都以为他们在谈恋爱。王早是巨蟹座，有这个星座的男生共性的贴心絮叨和贫嘴。佳薇听白小七转述王早的事多了，就给起了这个绰号。

“哈，我永远拥有巨蟹君。”

“他还等他那个前妻呢？”

“那必须等啊。”

王早没结过婚，所谓前妻是他的高中同学兼初恋女友姚蓓蓓。父亲重病，母亲下岗，姚蓓蓓高中毕业就开始打工挣钱。五年前，家里给她找了个去新加坡打工的机会，说是赚得比国内多。异地熬人，但王早从没放弃过。

睡前，吉普又发了微信过来：“在车上很想拉拉你的手，没敢。”

哈，果然——白小七想。

吉普租了居民楼的一层，有院子绕房半周。客厅里是典型的老式人家装修，木质地板，齐腰的墙围，烦琐吊顶。地板上堆满装着货物的纸箱，一列列快碰到天花板。

“不好意思，最近在搬库，把这儿当半个库房用了。”吉普解释。

“只有你自己？其他人呢？”白小七发现几间办公室都空着。

“年底了，外地员工得提早走，本地的几个员工都在外面忙着呢。”

吉普把白小七领进最里边一间办公室。

进门，吉普示意白小七坐在沙发上，他则坐在茶几对面泡工夫茶。白小七刚坐定，门后一只俊俏的金毛探出头来，半是胆怯半是雀跃地偷望着她。

“Happy？”白小七试着叫它。

金毛看看吉普，似乎在征询意见。吉普使了个眼色，金毛便欢天喜地蹭到白小七脚边了。

吉普放一小杯茶在桌角。“小七，我这么着急让你过来，希望没有冒

犯到你。我呢，也算走南闯北，现在人到中年，想法很简单，就是找个合适的人结婚过日子。我没什么爱好，就是玩玩车，顺便弄弄无线电——就是对讲机。”他随手拿起茶几上的一台对讲机示意白小七。

正说着，突然走进来一个黑脸膛的高个儿男人，脊背挺得笔直，器宇轩昂，颇像老电影里的英雄人物，年纪与吉普相仿。

吉普赶忙介绍：“这位是李凝大夫，在车队代号西域。这位是杂志社的白小七——白编辑。”

白小七向他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西域则冲白小七一抬手，敬了个帅气不羁的礼。

吉普问西域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西域说恰好路过。“放心，我取了东西就走。”他把茶几上的对讲机拿了，“OK，你们继续。”说完便迈着大步走出去了。

这个西域风一样来去，看得白小七直发愣。

“他就这样，你别介意。”吉普摇摇头，像个娇宠儿女的无奈父亲。

当天吃了晚饭，吉普送白小七回家。白小七说：“西域挺有意思的。”

“他性格就是那样，但人不坏，你别见怪。”

白小七说她没见怪，只是好奇。

“我们俩认识那会儿，他刚从县城的小医院调过来，受排挤，不得志；我刚创业，局面没打开，日子过得紧巴巴。反正都不招人待见，就总凑在一起喝酒，搭伴玩车。现在都好起来了，但这种感情不一样，怎么说呢……”

“相识于微时。”白小七说。

“什么？”

“相识于微时，就是在彼此都一文不名的时候认识的。”

“还是你有文化。”吉普抓过白小七的手。她犹豫了一下，没有拒绝。经过一处高尚社区，吉普说：“我现在就住这个小区，A座1204。”

“你跟阿姨住？”白小七想到他说从南方回来是为了照顾妈妈。

“我自己住。我妈说舍不得老房子老邻居，不肯搬，我常去陪她。”

到白小七家，吉普问：“明天你干什么去？”

“明天晚上杂志社年会，要到城边的一个会所，喝酒又不能开车，还

不知道怎么回来呢。”

“我接你。”吉普紧了紧白小七的手。

年会自然要热闹，要恶搞，要灌酒，要互相拍着大腿说这一年真是不容易。吉普来电话，说他刚从越野车队年会脱身，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白小七借接电话出来躲酒，靠着洗手池发呆。没一会儿，王早也出来了：

“想谁呢，白总？”

“想你呢。”白小七瞪了他一眼。

“唉，不要努力了，你只能得到我的身，得不到我的心——我的心是我前妻的。”

“你就不要脸吧。”

“我看你的包和衣服还在，就知道你在外头躲酒呢。”王早把外套脱下来给白小七披上，“也好意思叫高档会所，走廊没钱买暖气片了是怎么着？”

白小七伸手拢拢衣服：“有一天你要是真被你前妻收了，我会想你的。”

“什么叫‘要是’？必须是！”王早一双小眼睛瞪得溜圆。

“对对，我错了，必须是。”

王早这才心满意足：“哎，我说，你那个大吉岭啊……”

“吉普。”

“Sorry，大吉普，到底怎么样啊？”

“时间太短，有待考察。”

正说着，大堂的门开了。“哎哟，白老师、王老师，在这儿处对象呢？要处回家处啊，快来喝酒！”几个喝得红头涨脸的人钻出半个身子，冲白小七和王早嚷嚷。

“来啦来啦！”王早站直身子，做了两下扩胸运动，“你等女眷不宜抛头露面，待哥哥我再去跟他们大战三百回合！”

白小七把披在身上的外套递给王早，他摇摇头，转身朝大堂走过去了。走廊里又剩下白小七一个人盯着大理石地砖的纹路发呆。

虽然跟吉普只见过几面，但因为他的出现，白小七对薛立平的怨和念已

经没那么强烈了，至少有日子没做一脚踩空的噩梦了。不过话说回来，薛立平当然不及吉普温柔体贴，可与薛立平初见的心动，也再难复制了吧。

四年前，城市文化研究会组织沙龙，白小七来晚了，刚蹑手蹑脚坐在角落里，身边人问她：“你就是白小七？”

她这才注意到他。白色正装衬衫潜着极淡的蓝色竖纹，西裤，黑皮鞋，短发，眼镜，瘦瘦高高，手长脚长，嘴角挂着不恭。“文章写得那么老辣，真人这么年轻，想不通。”他大摇其头，样子可笑，“你介意我抽支烟吗？”

“你介意发我一支吗？”白小七说。

他扑哧乐了：“你这丫头有点儿意思。”他给白小七点了烟，又很正式地伸出手来，“我叫薛立平，是个落魄的律师。”

白小七吐了一口烟，并没有跟他握手的意思：“薛律师，您是来相亲的吗？您贵庚啊？”

“哈哈……本公子年方37，至今未婚。敢问姑娘芳龄几何？”

“免芳25。”

25岁的白小七看似浑不吝，其实心里早噼里啪啦跳成鸡兔同笼，只能用抽烟来掩饰不规则的呼吸。

白小七还在回想，电话响了。她看着手机上的名字，不接也不按掉，像是把此刻的命运全权委托给了老天爷。

到底接起来。

“小七，是我。”

白小七的心生出根须和藤蔓，童话里的魔豆茎一样飞速生长，冲破皮肉，带着血腥味向大地深处扎根。

“小七，你在哪儿呢？”

“跟你有关系吗？”

“我刚喝完酒。”

“跟我有关系吗？”

“小七，你别这样。”

分手一个多月，这是她跟薛立平之间的第一个电话。眼泪在白小七的

眼眶里热乎乎地滚了几滚，终于掉下来。

正想挂断，薛立平说：“小七，我……我要结婚了。”

藤蔓化作巨蟒，缠裹住白小七的整个身体，在喉咙处发力。

也许是走廊里太冷，眼泪刚到脸颊就冻住，冷硬得不肯落下来。此刻的白小七自觉是北方城市街边的旧冰雕，渐暖的天气里融得面目全非，被环卫工人看不过眼，举起铁锹几下敲碎了，一地耻辱地散碎。她转过身，一只手紧紧箍住洗手池的边缘，嘴唇不住打战。

一个人在身后扶住她：“怎么了？”是王早。

手机掉在地上。王早把手机捡起来。薛立平还在说话：“小七，我可以解释……我也不想跟她结婚的……”王早用力扶住小七，挂断了电话。

这天晚上，王早活像婚礼上的新娘父亲，把白小七一路搀到吉普面前：“陈朗是吧？幸亏你来了，要不真不知道拿她怎么弄！不禁劝，不喝正好，一喝就多。”

一路无语。白小七默默感激吉普的不问，心里待他又近了一分。至于薛立平的闪婚，无论娶了谁，都该是早就开始了吧。她真希望自己不知道这个消息，分手的人应该保持一种素净。

红灯处，吉普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把塑料扇子，一下下给白小七扇风：“外面太冷了，必须用暖风吹前挡风，不然就上霜。你热吗？”

她把扇子柄按住，扭头看向车窗外：“不热。现在几点了？”

“10点了。”

“你们车友年会结束了？”

“应该没有，哪年不得闹到后半夜啊？我是因为要接你提前溜出来的。”

“我想去，合适吗？”白小七不想让父母看到她一双哭肿的眼睛，也不想独处。她必须给自己找点事做。

“有什么不合适？”

吉普在空寂的环城路上打舵，朝新目的地开过去了。

两人赶到的时候，车友年会已经喝到下半场，清醒的人几乎没有，所以他们进来也没人招呼。一屋子人多是正值壮年的爷们儿，不省人事的，

抢麦K歌的，互诉衷肠的，对着墙角运气的，给歌曲伴舞的，席地而睡的，抱着马桶吐得昏天黑地的……零零星星也有三四个女人，互不交谈，各自守在自己的男人身边，金刚怒目的有，低眉顺眼的也有。

吉普有点不好意思，好像家里的脏乱不雅唐突了客人，牵着白小七坐在包房墙角的沙发上：“他们平时不这样。”

一个高大的黑影从人群里走出来，冲她打招呼：“嗨，白编辑是吧？”

西域攥着两瓶啤酒，一屁股坐在吉普身边的沙发扶手上，递过一瓶来。吉普摇摇头，白小七却向前一耸身，把酒接了过来。吉普的手从白小七背后绕过去，拍拍她的头：“少喝点儿。”

吉普当着西域这样与她亲昵，让白小七有点窘。他的手就势搭在白小七肩上，皮沙发向后陷，白小七必须努力挺着脊背才能让自己不滑到吉普怀里去。吉普的手臂被白小七执拗的坐姿抻得绷直，但他并没有拿走的意思。

“坤儿呢？”吉普问西域。

西域仰起脸来喝了一大口：“走了。”

“又吵架了？”

吉普电话响。“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说着，站起来出去了。

嘈杂的人声里，西域和白小七隔着一人的距离，一高一低坐着，没话讲。白小七想，坤儿大概是西域的女朋友，可她也不真的对此感兴趣——她自己的事还不是一锅粥？

西域先开腔：“我会看相，给你看看？”

白小七近乎挑衅地把脸摆正了冲着西域，他也真的仔仔细细端详起来：“你这个人嘴硬心软。陈朗也这样。”还以为能说出什么新鲜东西来，原来不过老一套。白小七把脸别过来，任由身体陷进沙发里去了。

“两个太像的人不适合在一起。”他又补充。

白小七本来有点焦灼，心想：吉普怎么还没打完电话？这么晚谁还找他？转念一想，她本来也是来消磨时间的，跟谁磨不是磨，何况这包房里能说出整话的人也没几个了。既来之，则安之，她问西域：“大师还看出什么来了？反正已经泄露天机了，都说了吧。”

西域大概难得遇到对手，啤酒瓶随着手势上上下下，煞有介事：“你